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下編 第2卷 >

民国时期军事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下 编 第 2 卷 ◆

民国时期军事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下编. 第2卷, 民国时期军事篇/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34 - 2200 - 3

I. 广… II. ①政…②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东省②军事史—广东省—民国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50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张建安 吕潇潇 李春华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装 订: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16

总 印 张: 57.75 字数: 905 千字

印 数: 2500 册 插页: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0 元(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一、广东抗日战争

北上投蒋后和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广东空军	黄绍濂(1)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蒋光鼐 蔡廷锴 戴 戟(7)
抗日战争根据地——长湓村	姚瑞英(17)
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	章渭源(25)
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	李益三(32)
南澳之战——广东抗战第一枪	李友庄(44)
抗战期间惠州四次沦陷回忆	梁海南(50)
增城防御战的回忆	卜汉池(55)
蒋介石捉放莫希德	李洁之(60)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回忆东江抗日前线的几段经历	曾 源(63)
我为曾生会见欧戴义穿针引线	叶 健口述 曾朝明整理(79)
我经历的香港秘密大营救	王作尧(82)
“秘密大营救”来龙去脉	梁上苑(84)
广州在轰炸中	夏 衍(90)
广州失陷的片断回忆	陈一林(93)
广州最后之日	夏 衍(96)
广州弃守前后见闻日记	张家耀(100)
广州沦陷前后见闻	冯湛泉(104)
广州沦陷时期见闻杂记(一)	陈伯衡口述(107)
广州沦陷时期见闻杂记(二)	陈 樵 商 穆(113)
广州沦陷时期见闻杂记(三)	卫 恭(116)
广州沦陷时期见闻杂记(四)	陈 樵 陈 鹤(121)
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	谌小岑(123)
敌后四年——在广州沦陷区斗争的回顾	何君侠(131)
抗日战争中余汉谋与日侵略军的勾结	何崇校 刘 非 周养浩(139)
抗战时期李福林勾结汪伪军和收编大天二	陈少波(147)

江高阻击战始末	伍子方	伍炽文(157)
粤中区抗日战争七年亲历记		彭秋平(165)
新会抗日史的一页——我的回忆		林仲莱(181)
抗日战争回忆录		张发奎(186)
抗战时期我跟随张发奎的回忆		曾天节(248)
我在抗战中的经历		梁华盛(253)
六十二军与军长黄涛		廖苾光(258)
陈宝仓将军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陈瑞方(266)
关于李济深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活动的回忆		李镇靖(277)
陈沛将军与三次长沙大捷		陈燕茂(286)
长沙三次会战的回忆		魏鉴贤(296)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的梁汉明将军		陈燕茂(298)
关于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一些情况		郑黎亚(303)
抗战中期第七战区军粮补给情况		李洁之(306)
伍观淇及其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的二三事		黄明章(313)
韶关抗击日寇亲历记		周 冷(317)
第一次粤北大捷的一点回忆		何宝松(322)
我参加抗战时期第二次粤北战役的回忆		黎天荣(325)
粤北空战录——南雄空战(外一篇)		陆光球(331)
忆抗战前后“广东防委”在韶关的活动		敖 伦(334)
抗战时期第三党在粤北的战斗		梅日新(338)
广东抗日第一次海战的海周舰		黄 里(345)
由延安到两广进行抗日统战工作的回忆		云广英(348)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活动的片断回忆		王均予(359)
抗日期间广东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在我党领导下		
开展斗争的回忆		陈长源(367)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在潮汕地区的革命活动		曾 广(376)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在广东“学生集训总队”		
“地干所”的斗争经过		吴 仲(388)
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部队中的文化艺术活动		李 门(408)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河源新丰地区活动的回忆	李光中(416)
抗战时期的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杨 行(420)
营救张炎的经过	陈残云(435)
蒋汪搞“外交情报”的见闻	杨绍权(437)
大汉奸汪伪省长陈耀祖遇刺记	大 忤(443)
汪伪军亲历记	张家庄(445)
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与重光葵的一次谈判	杨绍权(452)
日本投降时广东汪伪的活动	邬庆时(457)
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东肃奸委员会	何崇校(460)
日酋大角岑生丧生之后	伦海滨(473)
凤西村围歼日军飞行员始末	陈毅然(477)
生擒汪伪华南军司令方正华始末	林达天(481)
对《生擒汪伪华南军司令方正华始末》的一点补充	钟 华(487)
活捉汉奸恶霸“八老虎”	谢立全(490)
蒋帮招降日伪华南海军总司令甘志远经过	何崇校(501)
我参加接收日本投降的先行工作	杨美泉(506)
新一军进入广州受降记	龙国钧(511)
我奉派参加接收广州日军的投降	(香港)李三余(515)
广州受降接收与肃奸纪实	李汉冲(519)
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劫收江会地区的经过纪实	张惕渊(536)
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赴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纪实	黄 涛 林伟倩 侯 梅(540)
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时海防市见闻	郭伟波(558)
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见闻	谷 山(573)
广州战犯拘留所	邓世汉(579)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始末	黄汉纲(583)

二、广东解放战争

回忆在东纵第六支队艰苦奋战的日子	王文魁(587)
进军五岭接应王震部队南下	王作尧(594)
回忆 1946 年华南恢复武装斗争的情况	尹林平(598)

忆粤赣湘边纵北江大队	杜启芝(602)
在粤赣湘边战斗的岁月	黄 业(605)
粤北始兴起义始末	张显岐(628)
回忆解放翁源龙仙始末	林奕龙(639)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仁化坚持武装斗争的回顾	叶 昌(642)
我保护英德铁桥及参加起义的经过	罗泽桓(656)
从策划反蒋到粤东起义的历程	李洁之(662)
粤东起义中我对独立一营和保安十二团的策反经过	陈柏麟(679)
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十二团参加兴梅起义的经过	魏汉新(691)
我参加兴梅解放的经过	杨 凡(700)
吴奇伟将军起义经过片断	吴启彦(705)
汕头市国民党政府警察训练所第六期学警起义纪实	卓积基(708)
潮安县解放前夕统战、策反工作的回顾	李世海 邱河玉 许拱明(713)
饶城两次解放杂忆	张旭光(720)
汕尾盐场游緝队盐警队起义前后	庄岐洲(726)
回忆解放海丰县城的经过	吕自谋(729)
解放陆丰县城三次战斗的回忆	叶 纵 叶 虹(732)
进占惠州亲历记	谭力浠(736)
老隆武装起义回忆	曾天节(741)
决战老隆城——纪念老隆战役暨九连全区解放 50 周年	郑 群(767)
紫城解放忆	罗培元(778)
番禺解放前后岁月的回忆	周健夫(789)
在封开战斗的回忆	徐儒华(797)
回顾六邑起义	彭秋平(803)
广东暂编第二纵队在江门新会地区起义经过	云 汉(813)
我率保安十团在南路起义的始末	陈一林口述(822)
回忆解放湛江之战	沈以瑜(850)
回忆六连岭根据地与琼崖的革命斗争	符哥洛 祝菊芬(853)
参加“重庆号”大军舰起义回忆录	李安恩(884)
参加香港两航起义忆述	黄煥元(886)

“两航”在香港起义见闻 教 伦(892)

率九龙海关缉私舰队起义始末 何炳材(897)

刘秉中行军作战日记 蔡俊举整理(901)

北上投蒋后和抗日初期的 国民党广东空军

黄绍濂

一、广东空军北上和杭州改编

我是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空军七期甲班学员,在1936年毕业后授予飞行员职务编入广东空军第七队。当时新编的七、八两个队都尚未有飞机,应属建制飞机已由陈济棠向外国订购,但尚未运到。

那时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正阴谋并吞华北。全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已迫于眉睫,到处掀起抗战救亡的巨浪,正在这时却发生了广东空军北上的事件。我是当事人之一,知道进行北上的串联和酝酿规模是相当大的,参与此事的人数亦相当多,遍及广东空军全部人员。此事毕竟背着陈济棠做成了。今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才较为清楚。

在广东空军北上前不久,蒋介石派“中央”空军飞机南下广州,散发传单。要求广东空军归附“中央”。广东空军奉陈济棠命令,将战斗机装上机枪,摆出对抗态势。当时蒋介石急于图谋两广,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估计打不过蒋介石,早已与日寇勾结,这时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准备出兵“讨蒋”。广东空军年轻一辈中下级官佐和士兵,认为外敌压境,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再打起军阀内战,必将导致亡国灭种。故对陈济棠等要准备打内战,很是反对。“中央”空军也抓住广东空军这种心理进行欺骗宣传。我今日回顾起来,这种抗日救亡心理存在,实是当时广东空军北上的基础。当时作为基层飞行员驾机北上也只获100元港币安家费,显然不是因为“利”的问题。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广东空军同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

北上之日,组织工作是比较混乱的。飞机机种很多,有些飞机航程飞不到预定目的地南昌,而且人多机少。因此,决定起飞时竟发生抢飞和争乘飞机超载事件。有一架飞机在起飞时就是由于超载而不幸坠毁。我和一批没有飞机的人员则乘火车到香港,火车到达香港后,倒有人到车站迎接,安排食宿。一

些较短程的飞机，亦飞抵香港。丁纪徐当时就是驾机先赴香港，在香港集结后，集体乘船去杭州的。

广东空军 8 个队人员和部分飞机北上后，都集中到中央笕桥航校内，说是集训。全部广东飞行员 480 余人编为 5 大队。当时名叫训练，但也没有认真的训练计划。那时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出任中央航校校长，丁纪徐任教育长。然而整个中央航校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政治部主任蒋坚忍手中。经过这样的安排后，蒋介石的排除异己的阴谋就逐渐显露出来。再来一招，就是对广东空军全部飞行员进行“考核”。由原中央空军航校的人员执行。考核也并非复杂，只飞一个起落，在空域中作大、中转弯这些最基础的飞行技术。但参加考核人员竟然有 200 多人被评为“丙下”成绩。“丙”已经是不及格，还加上个“下”，那前途就可知道了。我当时也是成绩“丙下”。这时广东空军个个都是“瞎子吃元宵”——心中有数，知道这是排挤的花招。因此，大家对抗日救亡情绪深受打击。我们一伙年轻的都借“假期”之便，到上海游玩去了，并各自作改行打算。我们心想：我们一批由飞行员降为学员的“丙下”生转业在即，也就心灰意冷。

然而事情又急转直下。是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了。那时我们还在上海，突然在各娱乐场所看到发出召杭州笕桥学员返防命令。我们返抵杭州后，情况变化了。马上又不管“丙下”不“丙下”，将我们编为“中央空军”。我则编属第二十九队为飞行员，经过前一阶段的经历，我们心情并不那么平静。因为蒋介石生死未卜，各种地方势力又各自准备搞自己一套，何应钦更打算用空军轰炸西安。因此原广东空军有些人也想跑到南昌去，将飞机飞回广东。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答应抗日，中国马上就会陷入内部混战的局面。我们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后投入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去的。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广东空军

当时“中央空军”编制第二十九队基本上是原广东空军七队的人员，共三分队是战斗机队，队长是何泾渭，在他率领下我们回到广州接收原陈济棠从美国订购的霍克——3 式战斗机，这是一种双翼起落架用手摇收放的战斗机。武装有一门小炮，一挺机枪。在机身底下可加挂一副箱，也可外挂一枚 500 磅的

炸弹,可以用作俯冲轰炸机。我们开始接收了9架,每分队3架,驻在广州天河机场。接机后便开始训练,除驾驶飞机外还作地靶射击和夜航训练。但根本没有训练打空靶和空战格斗,到“七七事变”时,在广州就只有这9架飞机了,我们平均是两个飞行员一架飞机。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大约是1937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左右,广州时常发出空袭警报,我们也平均每三天战斗值班两段。当警报发出后,我们都进入战斗准备,有时还将发动机摇动起来。当时飞机发动,是靠机械人员手摇后起动的,十分麻烦。由于多次警报又不见敌机来,总是啼笑皆非,但是我们总是认真地作好准备对付的。

一天清晨,已经发过好几次警报后,又发警报了,我在值班就准备起飞,我机械士已经将飞机摇起动了。正在这时,机场上空机声隆隆,我抬头一看,6架双引擎的日本轰炸机已经来到。我急忙跳进机舱,连保险带还未扣上,便开始和其他飞机起飞。我起飞时炸弹已落到机场上,我的一名机械兵被炸牺牲了。我推满油门起飞,拼命将轮子摇起来,但机身下仍挂着大副油箱,又不会去拿掉,这样爬升同时向东转去。这时我们9架飞机各自为战,自己去抓战斗对象。当时日机也很死板,他们由东(台湾起飞来)进入广州,炸天河和白云机场后,向南经河南折回向东。我那时已发现日机,我推大油门接近它,这时日本机上的机枪向我开火,曳光枪弹射在我机周围,清晰可见。由于日机是三机编队的,因此火力相当密。我继续上爬,在新洲附近,我才占高度优势,就由上向下攻击日机,但又没有空靶射击经验,只对机身开火,又不理解修正提前量,没有奏效。这时邓从凯上来了,和我两人轮番攻击,也没有效果。看看已过虎门,一次,邓冲下去后,在日机后方拉平,开了机枪咬住日机不放,一架日机轰然一响,一团火光掉了下去,但邓突然返航。我以后才知他飞机被击伤。这时谢全和跟上来。我一想,原来拉平攻击有效,我对日机剩下编队左机进行攻击,这时我越打越眼红了。飞机冲得很近,我看击中日机,油箱油漏出来像一条白龙,但没有着火。我正再次攻击,我机突然一响,我副油箱主油箱也被击中,油冒出来,也拖着一条“白龙”。我估计日机是回不去了,我便回航,推头俯冲,加大速度到机场边,飞机油尽停车,滑翔降落。这时机场建筑物全被炸毁,机场一坑一洼,那天只好搭竹棚住了。那天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来袭的,结果日机损失两架,一架坠落在珠江口我省境内,这是广州市第一次空战,我机没

有损失。喜讯传开,广州市人民十分兴奋,给我们全队慰劳,每击落敌机一架的有 1000 元慰问金;又用汽车运来大量罐头、汽水及其他慰问品,表达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自从首次空战,日机失利后,有近一个月日机没有再来,再来时是夜袭,机数只有一两架。有一天,又是我值班,这次,起飞较早些,我们起飞 3 架,各人分一个空域等候。那时没有无线电指挥,全靠个人根据情况处理。日机没来时,探照灯照亮天空,怎知敌机临空时探照灯却熄灭了。我们变成了瞎子,到炸弹响了,地面汉奸放讯号弹,才知机场又被炸了,但看不到飞机。突然在我侧方出现引擎火光,我一转弯便照火光开枪,但突然又什么也看不见了,瞎转一气,只好着陆。那晚,一无所获。我们一架飞机因忘了放起落架,损坏了一副螺旋桨,幸而飞机修理后还可以用。但日机从第二天起又不来了。

有一天我轮休,在广州西关朋友处住宿。早上听到拉警报,我出来看,见我们 9 架飞机全起飞了。这次来袭的是日本从三灶岛航空母舰和基地起飞来的九五、九六式战斗机,总数近 30 架。那天我们的飞机是何泾渭领队的。一向我们不注意有战斗机飞来的可能,因而思想很不警惕,而且我们对空战一点经验也没有。日机却较有训练,他们背光借散云掩护,突袭我机。当时何泾渭的僚机(驾驶员是关万足)被日机击中起火。他跳伞时伞也着火,他浑身被烧伤,降落后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因伤重在医院牺牲了。这次我们损失 4 架飞机。下午我回机场值班,这时只有 5 架飞机了。自此以后,日机轮番前来,我们空战下来还未加油,日机又来了。我们虽有飞机补充,但机数太少,只好改在从化机场加油来广州作战。那天我在广州和日机遭遇,我刚咬上一架却又被另一架咬住,我下滑倒转脱离了。但日机已开枪,我这样在众寡悬殊下打了一次。回从化加油时,飞机被击穿很多弹孔,一直补了一天。那次战斗以后,5 架飞机剩 3 架了。飞行员跳伞脱险,有的牺牲了。队员减少,我以少尉军衔升任了分队长。广州站不住了,我率领 3 架飞机转到韶关驻扎。起初还有飞回广州作战,后来日本九六式挂了副油箱到韶关来找战,这时二十八队也飞来两架不收起落架的霍克—2 飞机;由一姓陈的分队长率领,共同驻防韶关,那两架霍克—2 和我分队一架先后被击落。这样过了几个月,飞机交四大队。1938 年初由黄新瑞中队长率领我们回广州另接一批英国格式机,那是经香港运来的。那种格式机是双翼的战斗机,发动机有 700 马力。装有 4 挺快速机枪,是

一种战斗性能相当好的飞机。这样,我们又开始另一段战斗生活。

那时广州天河机场已经被炸毁,如在天河机场安装飞机,势必招致日机的轰炸。因此,安装格式机只好在原中山大学天文台附近竹林中进行,安装好了推上公路,在公路上起飞,飞到南雄训练。由于南雄机场太小,住地又不够,只能飞到衡阳去训练。二十八队(队长陈瑞田)也在衡阳,在那里参加了不少空战。因此,这次训练比较踏实,除了掌握一般技术,便是打空靶,练习格斗。这种格式机性能对当时日本飞机来说不相上下,而且格式机还有一些优越性,例如:格式机飞上高空,马力能基本正常,日本九六式一爬到高空,马力显著下降。当时有两位队长一叫黄新瑞,绰号“水牛”,是美洲归国华侨。另一个是我们的队长陈瑞田,也是归国华侨。他们作战英勇、敢拼。经过这一训练,大家很有信心。我一队三个分队长,一个是我,另两位是邓从凯和谢全和,都有一定战历。

4月13日那天,日机36架来犯,我们18架两队全部升空迎战(这时天河机场已修好,可以用了),我们起飞后,迅速爬高到6000米高空,那次战斗很激烈。邓从凯作黄新瑞僚机,就在日机咬住黄新瑞开枪时,邓从凯将日机击落。但黄新瑞却被击伤手指,被迫返防,邓再继续击落一架日机。我在进入战斗后,僚机却不知哪里去了。这次我也击落一架九六式日机。这次战斗击落日机共7架,我们却牺牲了4人。我记得年刚20的吴伯钧就是那次战斗牺牲的。对他的葬礼仪式也很隆重,安葬在十九路军坟场后的墓地。那时香港陆续补充飞机,因此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分队始终能保持18架格式机。队员中也开始有两位北方人。

那次有名的空战之后,我们又开始在南雄、广州、南昌游动格斗,队员也有在两地牺牲了的。日本飞机又加紧对我们轮番轰炸,保持数量优势,找我们作战,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作战。苏联志愿空军到南昌,战斗便又进入另一阶段。离开南昌,后来又在汉口作为基地,继续作战。情况不再赘述。

在我经历中,我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战的,但是我们中下的战士却是真心实意地对日寇作战。我所在的二十九队,我所知道的二十八队,上至队长下至飞行员都在历次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打得很艰苦。如二十八队一位队员陈其伟用霍克—2和九六式在韶关战斗,从高空战到低空,在性能不及日机情况下,顽强战斗,终于被打断双腿,最后在南雄牺牲。陈瑞田后来在桂林面对数量十分悬

殊的日机群时,毅然冲过去拼死格斗,飞机着火后才跳出,结果人身、伞均着火,他现仍健在,在美国邮局工作,面孔却像《夜半歌声》电影中的角色宋丹萍一样。我的队长,爱国华侨黄新瑞转战南北,最后在成都空战中遭遇性能比我机优良得多的零式战斗机,艰苦战斗,头部中弹,竟被炸飞而英勇牺牲。还有两兄弟陈桂林(广东七期甲)、陈桂文(广东七期乙)是南洋归国华侨。出于爱国,其父送他们回国习航空。成都空战时,陈桂林英勇牺牲,他老父回国将寡媳和孙子接去,嘱咐小儿子陈桂文要坚持战斗,结果小儿子又在昆明空战中英勇牺牲。而老父又只默默地回国来接去孙子和媳妇。其爱国献子精神,使我不能忘怀。又如我的老战友邓从凯,他在成都空战中,不畏日机编队的强大火力,英勇冲入轰炸机机群,将日本长机击落。后发现日长机飞行员带着日本天皇御赐“轰炸之王”配剑,而他自己也牺牲了。他那时才23岁。想起这些为中华民族存亡洒尽最后一滴血的比翼战友,我为他们牺牲而感到光荣,他们的业绩应该载入史册。(冯启禄记录)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18辑)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蒋光鼐 蔡廷锴 戴戟

一、淞沪抗战的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闹事挑衅活动。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日僧5名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就在此时,日本领事村井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等的无理要求。当国民党政府还没有作出答复以前,日方又在1月26日发出了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村井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屈膝投降政策,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在限期前封闭了抗日救国会,以打击爱国力量的手法来谋求对日军的妥协。不意在村井表示满意之后,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在当晚发出了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我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中国政府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午夜11时许,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我军进行突袭,我军奋起自卫,向日军还击。淞沪抗日在日军不宣而战下爆发了。

二、十九路军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抗战呼声,响遍全国。十九路军驻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

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当时我军有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的营房，彼此可以望见，我军官兵故意每天在日军面前举行野外演习，让日军知道，屈服退让的是国民党政府，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军广大官兵虽然早有抗战的决心，但我们在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特别是跟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军比较，更相差很远。敌人在发动“九一八”、“一·二八”战争以前，是经过长时期的动员工作的。而我们呢，政府既坚持不抵抗主义，当然谈不到准备；十九路军本身从“九一八”起，连官兵军饷都领不到，要做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当时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军的真正企图，看得也很不准确。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我军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我们直到战争前两星期，才从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中判断日本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我们的军事布置工作，是在1月15日以后开始的，距战争爆发还不到两星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日寇的关键所在。1月23日，我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炎、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张君嵩、顾高地、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恒、云应霖、黄曦、王贻镔等。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都在会上讲了话。蔡廷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军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戴戟在会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在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根据会议决定，在下午7时向我军各部发出如下密令：

一、据报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自由行

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京、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守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江君嵩指挥。

丹阳第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是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1月24日，蔡廷锴与区寿年、谭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的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准备。全军动员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军。

三、淞沪抗战的经过和我军的撤退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袭击。我驻军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军就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战火逐渐扩大，但在我军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先后截获其铁甲车三辆，毙伤敌军甚众。

敌方因进攻没有得手，第二天晚上20时，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我提